

The GERMANS

斯提芬·齐德尼茨 本·巴尔考 著

Stefan Zeidenitz Ben Barkow

李彦译

德国佬！



湖南人民出版社

The GERMANS

斯提芬·齐德尼茨 本·巴尔考 著

Stefan Zeidenitz Ben Barkow

李彦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德国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国佬 / (英) 齐德尼茨 (Zeidenitz, S.) 著; 李彦译.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6

(外国人系列)

书名原文: The Germans

ISBN 7-5438-2267-9

I. 德… II. ①齐…②李… III. 德意志人—概况
IV. K51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1882 号

责任编辑: 李 林

装帧设计: 贺 旭

德 国 佬

Stefan Zeidenitz Ben Barkow 著

李彦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 78 号 邮编: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印研所实验工厂印刷

2000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

字数: 44,000 印数: 1-5,000

ISBN 7-5438-2267-9

1·293 定价: 6.50 元

目录

1	民族性和特性
12	性格
24	态度和价值观
33	行为
41	礼貌
48	癖好
52	休闲和娱乐
59	幽默感
64	文化
73	言谈和手势

76	习俗和传统
81	饮食文化
88	健康与卫生
96	系统
105	政府和官僚
108	罪与罚
112	商业
117	语言和观念
121	作者简介

民族性和特性

引言

哪怕你从心底厌恶外国人，看到德国人的时候也难免会驻足一看。在某些人眼中，德国人就像一群方下巴的机器人，德语听起来就像下水道里发出的难听声音；而德国造的汽车，其性能又远远超出别国品牌，德国足球队也很少输球，所有这些印象似乎都无可争议。

然而在这一切表象的背后，这个民族显然对自己全无把握，既不清楚如今的地位，也不明了前途方向，甚至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也含糊不清。为了在世界的不安定中寻求逃避，他们一方面依赖于秩序与系统，依赖于政府与联邦银行，另一方面则退而陷入精神忧虑、精神



分析和高层次文化生活。

绝不可以针对这些忧虑冷嘲热讽。幽默与忧虑不是同一类概念，应该严肃对待。

就德国人而言，生活是由两大部分组成的：即公众生活与私人生活。公众生活领域包括职业、政府、商场与官场；私人生活则事涉家庭、朋友、爱好与假期，二者截然相反，适于其一必不适于其二。在人前板着面孔按规矩办事是当今社会的要求，而私下里，平日隐藏其中的怪僻却比比皆是。

你要是位国外来客，首先遇到的几乎肯定是公众生活中的德国人，而后就可能再也无缘看到其余形象了。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德国在海外的大名全是关于香肠，全是啤酒。

由于两德统一已然实现，即使那些对外国并无恐怖情绪的人也不免要为世界未来担忧。不过，德国人本身对外国人的害怕，并不及惧怕外国对自己有任何不良印象那么大。毕竟，

德国经济倚重出口贸易。

德国人如何看他人

德国人普遍对英格兰怀有敬慕之情，在以往的岁月里，这份“单思”始终苦无回报。英格兰曾经是世界顶级模范，其政治、社会、工业以及技术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德国人把英国人看作一个非常亲切高雅、大体上温和无害的民族，好得几乎和德国人自己一样。

他们欣赏美国人那种（非德国式的）随和自在的实用主义，同时讨厌美国人的（非德国式的）肤浅。在德国人看来，美利坚合众国是万国学校的校长，对校长如果不能给予相应的热爱，那么就给予尊重吧。德国人是权威的忠实信徒，他们盛行一句口头禅：“懂得如何服从，你就同样可以成为主人。”

德国人对意大利理解颇深，因为两国的历史有相当长的一段是相同的。通过战争、侵略，以及其他形式的交流，二者之间早已建立起深厚而持久的友情。意大利的艺术珍品、珍食美味，以及海岸风光在德国是普遍为人所共赏的。

德国与意大利之间还有一重联系在于，这两个国家都是在19世纪取得了主权地位，而究竟这是不是一件好事，二者迄今依然无法完全肯定。

法国人因为拥有微妙深奥的文明而赢得羡慕，同时也因其文化不足而遭怜悯。相比之下，或许法国人的精神层次较高，但德国人的精神更为深邃。尽管如此，有亲法情绪的德国人还是比比皆是，尤以贴近法国边境地区为最。

德国人就像一群不知足的孩子，喜欢隔着花园的篱笆向外张望。他们嫉妒地中海地区的居民具有更轻松的生活态度、更多的文化遗

产，以及当地温暖的气候。不过，这点妒忌心也是在度假时才油然而生。

德国人对其日耳曼民族的美德怀有强烈的优越感，他们只肯承认比瑞士人稍逊一筹。面对瑞士人无与伦比的美德，诸如讲求条理、守时、勤恳、清洁和严谨等，没有任何一个德国人会怀有异议。而且，他们从没和瑞士打过仗。

如果以往的经验曾给他们一个教训的话，那就是他们认识到脱离了国家共同体，就没有前途。没有哪一国人像德国人一样，对与外人交往的重要性具有如此强烈的意识。宽容何止是一种美德，它还是一种责任。

德国人如何看自己

一般而言，德国人自认为是一个谦逊朴实，甚至平凡普通的民族。给他们一瓶啤酒，一

根香肠，些许安闲时光，再加上一位可与之争论政治话题或者倾吐对生活压力的哀叹的德国同胞，他们就心满意足了。既不贪婪，也不寄望于不劳而获，付起账单来更是准时准点。他们是一群简单而诚实的百姓。

德国人爱做梦，总认为自己具有浪漫情调。不是那种地中海地区风花雪月的浪漫，而是激烈的、天才横溢式的浪漫。

每个德国人身上都具有一点浪漫气质，类似于头发蓬乱的贝多芬在林中穿行，为山间落日饮泣，紧紧抓住不可能的零星希望去表达难于表达的情感。这就是伟大的德国精神。每当探讨艺术、情感和真理问题时，这种精神必不可少，也格外引人注目。

事实上，浪漫主义运动并非德国人所开创（尽管他们自己坚信确实是自家功劳），然而他们至少为这一运动提供了许多内容丰富、错综复杂的哲学理论。

他们自视为教育底蕴深厚渊博。有别于普遍看法的是，德国人并非无事不通，他们只是事事了解得更深刻一点而已。

特殊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前，每个西德人都疯狂地热衷于两德统一大业。他们扪心自问，也相互探询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同一民族，伟大的德意志精神却为一堵坚实的水泥墙所割裂，让我们怎能满足现状呢？

人人赞同统一大业是历史的必然。世界上有些地区的百姓普遍贪恋耐用消费品，却对生活在一个失掉意识信仰的社会里满怀疑虑，在那里永远不会存在一种一致性。如今统一虽已实现，但原西德人的疑心并未消除。

韦西人（原西德人）都知道奥西人（原东

德人)个个游手好闲、满腹牢骚。而奥西人也都知道韦西人个个愤世嫉俗、虚伪失诚。这种相知一直如此。

将两个国家合而为一并非轻而易举,尤其其中一个还(套用地产业术语)“需要给予关注”,并保留有许多“时代性细节”和“原有风貌”。德国组建了信托局(即Treuhand),负责处理9000多家公司的业务,它控制了将近200万公顷农业用地和200万公顷森林。这家信托局不断发展而成为世界最大的雇佣机构,它的工作就是尽力把各公司收归已有,剩余没有归并的则予以关闭。

无须明言,信托局的工作在原东德人心中引起了怀疑,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经济财产被人廉价买走了,同时自己也让人当成了二等公民。原东德人与原西德人之间仍存在实实在在的紧张情绪,如今已经有些人在怀疑国家统一大业是否真的是历史必然,而那堵柏林围墙是

否也确实成了伟大德意志精神(Geist)的支柱——这一现实只有政客们才愚蠢得无所察觉。

社会巨变之后，德国饱受史无前例的忧虑之苦，自我反省的队伍也发展到极其壮观的规模。其功效在于深化德国人对欧洲共同体进一步发展的信仰，为平息内部混乱提供了一个稳定条件。有些人私下里还盼着不曾实践这一冒险就好了。他们怀恋以往的岁月，那时候生活似乎简单平淡，人们也知道谁是自己的敌人。

旁人如何看德国人

德国人在外人心中营造的情感介于敬慕与惧怕之间——他们被人说成是“要不很驯服，要不就很激烈”的那种人。人们认为他们办事效率高、自我着迷、态度傲慢、盛气凌人——这些特色加在一起恰恰有利于处理财政与生产

事务。

英国人对他们的聪慧与严谨始终怀有高度敬意，或多或少设想着德国人是所有欧洲民族中与自已最相似的民族。这种离奇有趣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历史上确实曾有许多德国人登上了不列颠王位或执掌英国实权。

法国人看待德国人时总是带有怀疑和少许反感，并且试图以交好来容纳对方。意大利见德国人无须行贿就能办成大事，会惊诧得目瞪口呆，不过还是认为他们极其缺乏风度。

在奥地利人看，最好德国人离得远远的——最好远在大西洋彼岸，甚至更远。

德国人希望旁人如何看自己

德国渴望为人所理解和喜爱，然而这一愿望永远无法实现又让他们内心颇为骄傲。毕竟

外人怎能理解如此复杂、深邃而敏感的民族呢？德国人为主权而斗争，为饱受折磨的德国精神寻求解放，这些外人又能了解多少呢？

德国人乐于因自己忠于真理、诚实可信而为人尊敬。令他们诧异的是，有时候这种美德却让人看做是不圆通或甚至更差。毕竟，如果我知道你出了错，我是否当然有责任帮你改正呢？道出真相难道不比佯装喜欢你那件糟透的衬衫更重要吗？外国人似乎恰恰无法欣赏这一美德。

把德国人的反躬自省误当作是以自我为中心，则此人可被证明甚为肤浅。而抱怨德国人的粗鲁无礼则显示出对他们的误解。德国人自我安慰，认为忠于崇高事业，真诚地对待内在真我的需求，必定会让少数几个人误解。事实是可悲的，然而难以改变。

一名好德国人会把全人类的痛苦揣在怀里，而根本不介意遭受误解。

性格

保持严肃认真的重要性

在德国，生活是严肃的，任何事物都是如此。只要出了柏林，即使幽默故事也不是什么可笑的东西，如果你想说个笑话，你可能要首先提交一份书面申请。

德国人坚决反对不相干的事情、轻率无礼的态度和意外事件。他们的语言里没有侥幸这个词。其原因在于类似的事物不够严肃(Ernsthaft)。碰巧想出的好主意，或者由某个缺乏资格的人提出一个好想法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当然更谈不上是可取的)。总之，德国人宁可率先进行一项智慧的发明，也不愿承认创造工作是一种不确定、随机的过程。

